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十三卷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

詩曰： 昔日眉山翁，無事強說鬼。
何取誕怪言，陰陽等一理。
惟令死可生，不教生魂死。
晉人頗通玄，我怪阮宣子。

晉時有個阮修，表字宣子。他一生不信有鬼，特做一篇〈無鬼論〉。他說道：「今人見鬼者，多說他著活時節衣服。這等說起來，人死有鬼，衣服也有鬼了。」一日，有個書生來拜，他極論鬼神之事。一個說無，一個說有，兩下辯論多時，宣子口才便捷，書生看看說不過了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君家不信，難以置辯，只眼前有一件大證見，身即是鬼，豈可說無耶？」言畢，忽然不見。宣子驚得木呆，嘿然而慙，這也是他見不到處。

從來聖賢多說人死為鬼，豈有沒有的道理？不止是有，還有許多放生前心事不下，出來顯靈的。所以古人說：「當令死者復生，生者可以不愧，方是忠臣義士。」而今世上的人，可以見得死者的能有幾個？只為欺死鬼無知，若是見了顯靈的，可也害怕哩！

宋時福州黃閩人劉監稅的兒子四九秀才，取鄭司業明仲的女兒為妻。後來死了三個月，將去葬於鄭家先隴之傍。既掩壙，劉秀才邀請送葬來的親朋在墳菴飲酒。忽然一個大蝶飛來，可有三寸多長，在劉秀才左右盤旋飛舞，趕逐不去。劉秀才道是怪異，戲言道：「莫非我妻之靈乎？倘陰間有知，當集我掌上。」剛說得罷，那蝶應聲而下，竟飛在劉秀才右手內，將有一刻光景，然後飛去。細看手內已生下二卵，坐客多來觀看，劉秀才恐失掉了，將紙包著，叫房裡一個養娘，交付與他藏了。

劉秀才念著鄭氏，歎息不已，不覺淚下。正在悽惶間，忽見這個養娘走進來，道：「不必悲傷，我自來了！」看著行動舉止，聲音笑貌，宛然與鄭氏一般無二。眾人多道是這養娘風發了。到晚回家，竟走到鄭氏房中，開了箱匣，把冠裳釵釧服飾之類，盡多拿出來，悉照鄭氏平日打扮起來。家人正皆驚駭，他竟走出來，對劉秀才說道：「我去得三月，你在家中做的事，那件不是，那件不是，某妾說甚麼話，某僕做甚勾當。」一一數來，件件不虛。劉秀才曉得是鄭氏附身，把這養娘信做是鄭氏，與他說話，全然無異。也只道附幾時要去的，不想自此聲音不改了，到夜深竟登鄭氏之牀，拉了劉秀才同睡。雲雨歡愛，竟與鄭氏生前一般。

明日早起來，區處家事，簡較莊租簿書，分毫不爽。親眷家聞知，多來看他，他與人寒溫款待，一如平日。人多叫他鬼小娘。養娘的父親就是劉家莊僕，見說此事，急來看看女兒。女兒見了，不認是父親，叫他的名字罵道：「你去年還欠穀若干斛，何為不還？」叫當直的掌住了要打，討饒才住。

如此者五年，直到後來劉秀才死了，養娘大叫一聲，驀然倒地，醒來仍舊如常。問他五年間事，分毫不知。看了身上衣服，不勝慙愧，急脫卸了，原做養娘本等去。可見世間鬼附生人的事極多，然只不過一時間事，沒有幾年價竟做了生人與人相處的。也是他陰中撇劉秀才不下，又要照管家事，故此現出這般奇異來。怎說得個沒鬼？這個是借生人的了，還有個借死人的。說來時：

直叫小膽驚欲死，任是英雄也汗流。

只為滿腔怨抑事，一宵鬼話報心仇。

話說會稽嵇縣有一座山，叫做鹿胎山。為何叫得鹿胎山？當時有一個陳惠度，專以射獵營生，到此山中，見一帶胎鹿，在前面走過。惠度腰袋內取出箭來，搭上了一箭射去，叫聲「著」，不偏不側，正中了鹿的頭上。那隻鹿帶了箭，急急跑到林中，跳上兩跳，早把個小鹿生了出來。老鹿既產，便把小鹿身上血舐個乾淨了，然後倒地身死。陳惠度見了，好生不忍，深悔前業，拋弓棄矢，投寺為僧。後來鹿死之處，生出一樣草來，就名「鹿胎草」。這個山原叫得剡山，為此就改做鹿胎山。

山上有個小菴，人只叫做鹿胎菴，這個菴苦不甚大。宋淳熙年間，有一僧號竹林，同一行者在裡頭居住。山下村里，名剡溪里，就是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的所在。里中有個張姓的人家，家長新死，將入殯殮，來請菴僧竹林去做人棺功德。是夜裡的事。竹林叫行僮挑了法事經箱，隨著就去。

時已日暮，走到半山中，只見前面一個人叫道：「天色晚了，師父下山，到甚處去？」抬頭看時，卻是平日與他相好的一個秀才，姓直名諒，字公言。兩人相揖已畢，竹林道：「官人從何處來？小僧要山下人家去，怎麼好？」直生道：「小生從縣間至此，見天色已晚，將來投宿菴中，與師父清話。師父不下山去罷。」竹林道：「山下張家主翁入殯，特請去做佛事，事在今夜。多年檀越人家，怎好不去得？只是官人已來到此，又沒有不留在菴中宿歇的。事出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直生道：「我不宿此，別無去處。」竹林道：「只不知官人有膽氣獨住否？」直生道：「我輩大丈夫，氣吞湖海，鬼物所畏，有甚沒膽氣處！你每自去，我竟到菴中自宿罷。」竹林道：「如此卻好，只是小僧心上過意不去，明日歸來，罰做一個東道請罪罷。」直生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，省得為我少得了襯錢，明日就將襯錢來破除也好。」

竹林就在腰間解下鑰匙來付與直生，道：「官人，你可自去開了門歇宿去，肚中饑餓時，廚中有糕餅，灶下有見成米飯，食物多有，隨你權宜吃用。將就過了今夜，明日絕早，小僧就回。托在相知，敢如此大膽，幸勿見責。」直生取笑道：「不要開進門去，撞著了什麼避忌的人在裡頭，你放心不下。」竹林也笑道：「山菴淺陋，料沒有婦女藏得，不妨，不妨。」直生道：「若有在裡頭，正好我受用他一夜。」竹林道：「但憑受用，小僧再不吃醋。」大笑而別，竹林自下山去了。

直生接了鑰匙，一逕踱上山來，端的好夜景：棲鴉爭樹，宿鳥歸林。隱隱鐘聲，知是禪關清梵；紛紛煙色，看他比屋晚炊。徑僻少人行，惟有樵夫肩擔下；山深無客至，並稀稚子候門迎。微茫幾點疏星，戶前相引；燦爛一鉤新月，木末來邀。室內知音，只是滿堂木偶；庭前好伴，無非對座金剛。若非德重鬼神欽，也要心疑魑魅至。

直生走進菴門，竟趨禪室。此時明月如畫，將鑰匙開了房門，在佛前長明燈內點個火起來，點在房中了。到灶下看時，鉢頭內有炊下的飯，將來鍋內熱一熱，又去傾瓶倒罐，尋出些筍乾木耳之類好些物事來。笑道：「只可惜沒處得幾杯酒吃吃。」把飯吃飽了，又去燒些湯，點些茶起來吃了，走入房中。掩上了門，展一展被，臥停當息了燈，倒頭便睡。

一時間睡不去，還在翻覆之際，忽聽得扣門響。直生自念菴僧此時正未歸來，鄰旁別無人跡，有何人到此？必是山魃木魅，不去理他。那門外扣得轉急，直生本有膽氣，毫無怖畏，大聲道：「汝是何物，敢來作怪！」門外道：「小弟是山下劉念嗣，不是甚麼怪。」直生見說出話來，側耳去聽，果然是劉念嗣聲音，原是他相好的舊朋友，恍忽之中，要起開門。想一想道：「劉念嗣已死過幾時，這分明是鬼了。」不走起來。

門外道：「你不肯起來放我，我自家會走進來。」說罷，只聽得房門訖訖有聲，一直走進房來。月亮裡邊看去，果然是一個人，踞在禪椅子上，肆然坐下。大呼道：「公言！公言！故人到此，怎不起來相揖？」直生道：「你死了，為何到此？」鬼道：「與足下往來甚久，我元不曾死，今身子見在，怎麼把死來戲我？」直生道：「我而今想起來，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，我於某日到你家送葬，葬過了才回家的。你如今卻來這裡作怪，你敢道我怕鬼，故戲我麼？我是鐵漢子，膽氣極壯，隨你甚麼千妖百怪，我決不怕的！」

鬼笑道：「不必多言！實對足下說，小弟果然死久了。所以不避幽明，昏夜到此尋足下者，有一腔心事，要訴與足下，求足下一臂之力。足下許我，方才敢說。」直生道：「有何心事？快對我說。我念平日相與之情，倘可用力，必然盡心。」

鬼歎息了一會，方說道：「小弟不幸去世，不上一年，山妻房氏即便改嫁。嫁也罷了，凡我所有箱匣貨財、田房文券，席捲而去。我止一九歲兒子，家財分毫沒分。又不照管他一些，使他飢寒伶仃，在外邊乞丐度日。」說到此處，豈不傷心！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。

直生好生不忍，便道：「你今來見我之意，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麼？」鬼道：「幽冥悠悠，徒見悲傷，沒處告訴，今特來見足下。要足下念平生之好，替我當官一說，申此冤恨。追出家財，付與吾子，使此子得以存活。我瞑目九泉之下，當效結草啣環之報。」直生聽罷，義氣憤憤，便道：「既承相托，此乃我身上事了。明日即當往見縣官，為兄申理此事。但兄既死無對證，只我口說有何憑據？」鬼道：「我一一說來，足下須記得明白。我有錢若干，粟若干，布帛若干。在我妻身邊，有一細帳在彼減粧匣內，匙鑰繫繫身上。田若干畝，在某鄉。屋若干間，在某裡。俱有文契在彼房內紫漆箱中，時常放在床頂上。又有白銀五百兩，寄在彼親賴某家。聞得往取幾番，彼家不肯認帳，若得官力，也可追出。此皆件件有據，足下肯為我留心，不怕他少了。只是兒子幼小無能，不是足下幫扶，到底成不得事。」

直生一一牢記，恐怕忘了，又叫他說了再說，說了兩三遍，把許多數目款項，俱明明白白了。直生道：「我多已記得，此事在我，不必多言。只是你一向在那裡？今日又何處來？」鬼道：「我死去無罪，不入冥司。各處游蕩，看見家中如此情態。既不到陰司，沒處告理。陽間官府外，又不是鬼魂可告的，所以含忍至今。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齋，知足下在此山上，故特地上來表此心事，求懇出力，萬祈留神。」

直生與他言來語去，覺得更深了，心裡動念道：「他是個鬼，我與他說話已久，不要為鬼氣所侵，被他迷了。趁心裡清時，打發他去罷。」因對他道：「劉兄所托既完，可以去了。我身子已倦，不要妨了我睡覺。」說罷，就不聽見聲響了，叫兩聲「劉兄！」「劉念嗣！」並不答應了。直生想道已去，揭帳看時，月光朦朧，禪椅之上，依然有個人坐著不動。直生道：「可又作怪，鬼既已去，此又何物？」大聲咳嗽，禪椅之物也依樣咳嗽。直生不理他，假意鼾呼，椅上之物也依樣鼾呼。及至仍前叫劉兄，他卻不答應。

直生初時膽大，與劉鬼相問答之時，竟把生人待他一般，毫不為異。此時精神既已少倦，又不見說話了，卻只如此作影響，心裡就怕將起來。道：「萬一走上床來，卻不利害！」急急走了下床，往外便跑。椅之上物，從背後一路趕來。直生走到佛堂中，聽得背後腳步響，想道：「曾聞得人說，鬼物行步，但會直前，不能曲折。我今環繞而走，必然趕不著。」遂在堂柱邊繞了一轉。那鬼物踉蹌走不迭了，撲在柱上，就抱住不動。直生見他抱了柱，叫聲「慙愧！」一道煙望門外溜了，兩三步併作一步，一口氣奔到山腳下。

天色已明，只見山下兩個人，前後走來，正是竹林與行僮。見了直生道：「官人起得這等早！為甚恁地喘氣？」直生喘息略定，道：「險些嚇死了人！」竹林道：「為何呢？」直生把夜來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你們撇了我在檀越家快活，豈知我在山上受如此驚怕？今我下了山，正不知此物怎麼樣了？」竹林道：「好教官人得知，我每撞著的事，比你的還希奇哩。」直生道：「難道還有奇似我的？」竹林道：「我們做了大半夜佛事，正要下棺，搖動靈柩，念過真言，拋個頌子，揭開海被一看，正不知死人屍骸在那裡去了。合家驚慌了，前後找尋，並無影響。送斂的諸親多嚇得走了，孝子無頭可奔，滿堂鼎沸，連我們做佛事的，沒些意智，只得散了回來。你道作怪麼？」

直生搖著頭道：「奇！奇！奇！世間人事改常，變怪不一，真個是天翻地覆的事。若不眼見，說著也不信。」竹林道：「官人你而今往那裡去？」直生道：「要尋劉家的兒子，與他說去。」竹林道：「且從容，昨夜不曾相陪得，又吃了這樣驚恐，而今且到小菴裡坐坐，吃些早飯再處。」直生道：「我而今青天白日，便再去尋尋昨夜光景，看是怎的。」就同了竹林，一行三個一頭說，一頭笑，踱上山來。

一宵兩地作怪，聞說也須驚懷。

禪師不見不聞，未必心無罣礙。

三人同到菴前，一齊抬起頭來。直生道：「原來還在此。」竹林看時，只見一個死人，抱住在堂柱上。行僮大叫一聲，把經箱撲的撲在地上了，連聲喊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」竹林啐了一口道：「有我兩人在此，怕怎的？且仔細看看著。」竹林把菴門大開，向亮處一看，叫聲「奇怪！」把個舌頭伸了出來，縮不進去。直生道：「昨夜與我講了半夜話後來趕我的，正是這個。依他說，該是劉念嗣的屍首，今卻不認得。」

竹林道：「我仔細看他，分明像是張家主翁的模樣。敢就是昨夜失去的，卻如何走在這裡？」直生道：「這等，是劉念嗣借附了屍首來與我講話的了。怪道他說到山下人家赴齋來的，可也奇怪得緊！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說話，一一寫了出來，省得過會忘記了些。」竹林道：「你自做你的事。而今這個屍首在此，不穩便，我便知會張家人來認一認看。若認來不是，又作計較。」連忙叫行僮做些早飯，大家吃了，打發他下山張家去報信，說：「山上有個死屍，抱在柱上，有些像老檀越，特來邀請親人去看。」張家兒子見說，急約親戚幾人飛也似到山上來認。鄰里間聞得此說，盡道「希奇」，不約而同，無數的隨著來看。但見：

一會子鬧動了剡溪里，險些兒踹平了鹿胎菴。

且說張家兒子走到菴中一看，柱上的果然是他父親屍首。號天拍地，哭了一場。哭罷，拜道：「父親，何不好好入殮？怎的走到這個所在，如此作怪？便請到家裡去罷！」叫眾人幫了，動手解他下來，怎當得雙手緊抱，牢不可脫。欲用力拆開，又恐怕折壞了些肢體，心中不忍。舞弄了多時，再不得計較。此時山下來看的人越多了，內中有的道：「新屍強魂，必不可脫，除非連柱子弄了家去。」

張家是有力之家，便依著說話，叫些匠人把幾枝木頭，將屋梁支架起來。截斷半柱，然後連柱連屍，倒了下來，挺在木板上，才偷得柱子出來。一面將木板紮縛了繩索，正要打抬他下山去，內中走出一個里正來道：「列位不可造次！聽小人一句說話，此事大奇，關係地方怪異，須得報知知縣相公，眼同驗看方可。」

眾人齊住了手，道：「恁地時你自報去。」裡正道：「報時須說此尸在本家怎麼樣不見了，幾時走到這菴裡，怎麼樣抱在這柱子上，說得備細，方可對付知縣相公。」張家人道：「我們只知下棺時，揭開被來，不見了尸首。已後卻是菴裡師父來報，才尋得著。這裡的事，我們不知。」竹林道：「小僧也因做佛事，同在張家，不知這裡的事。今早回菴，方才知。這用裡自有個秀才官人，晚間在此歇宿，見他尸首來的。」

此時直生已寫完了帳，走將出來道：「晚間的事，多在小生肚裡。」里正道：「這等，也要煩官人見一見知縣相公，做個證見。」直生道：「我正要見知縣相公，有話說。」

里正就齊了一班地方人，張家孝子扶從了扛尸的，直秀才自帶了寫的帳，一擁下山，同到縣裡來。此時看的何止人山人海？填滿了縣堂。知縣出堂，問道：「何事喧嚷？」里正同兩處地方一齊跪下，道：「地方怪異，將來告明。」知縣道：「有何怪異？」里正道：「剡溪里民家張某，新死入殮，尸首忽然不見。第二日卻在鹿胎山上菴中，抱住佛堂柱子。見有個直秀才在山中歇宿，見得來時明白。今本家連柱取下，將要歸家。小人們見此怪異，關係地方，不敢不報。故連作怪之尸，並一千人等，多送到相公臺前，憑相公發落。」

知縣道：「我曾讀過野史，死人能起，喚名『尸蹩』，也是人世所有之事。今日偶然在此，不足為異。只是直秀才所見來的光景，是怎麼樣的？」直生道：「大人所言『尸蹩』固是，但其間還有好些緣故。此尸非能作怪，乃一不平之鬼，借此尸來托小生求申理的。今見大人，當以備陳。只是此言未可走洩，望大人主張，發落去了這一千人，小生別有下情實告。」知縣見他說得有些因由，便叫該房與地方取詞立案，打發張家親屬領尸歸殮，各自散去，單留著直生問說備細。

直生道：「小生有個舊友劉念嗣，家事儘也溫飽，身死不多時，其妻房氏席捲家資，改嫁後夫，致九歲一子流離道路。昨夜鬼扣山菴，與小生訴苦，各言其妻所掩沒之數及寄頓之家，朗朗明白。要小生出身代告大人臺下，求理此項。小生義氣所激，一力應承，此鬼安心而去。不想他是借張家新尸附了來的，鬼去尸存，小生覺得有異，離了房門走出，那尸就來趕逐小生，遇柱而抱。幸已天明，小生得脫。故地方見此異事，其實乃友人這一點不平之怨氣所致。今小生記其所言，滿錄一紙，大人臺鑒，照此單款為小生一追，使此子成立。不枉此鬼苦苦見托之意，亦是大人申冤理枉，救困存孤之大德也。」

知縣聽罷，道：「世間有此薄行之婦，官府不知，乃使鬼來求申，有愧民牧矣！今有煩先生做個證明，待下官盡數追取出來。」直生道：「待小生去尋著其子，才有主腦。」知縣道：「追明了家財，然後尋其子來給還，未為遲也，不可先漏機關。」直生道：「大人主張極當。」知縣叫直生出外邊伺候，密地僉個小票，竟拿劉念嗣原妻房氏到官。

原來這個房氏，小名恩娘，體態風流，情性淫蕩。初嫁劉家，雖則家道殷厚，爭奈劉生稟賦羸弱，遇敵先敗，儘力奉承，終不愜意。所以得虛怯之病，三年而死。劉家並無翁姑伯叔之親，只憑房氏作主。守孝終七，就有些耐不得，未滿一年，就嫁了本處一個姓幸的，叫做幸德，到比房氏小三五歲。少年美貌，精力強壯，更善抽添之法，房氏才知有人道之樂。只恨丈夫死得遲了幾年，所以一家所有，盡情拿去奉承了晚夫，連兒子多不顧了。兒子有時去看他，他一來怕晚夫嫌忌，二來兒子漸長，這些與晚夫恣意取樂光景，終是礙眼，只是趕了出來。「劉家」二字已怕人提起了。

不料青天一個霹靂，縣間竟來拿起劉家原妻房氏來。驚得個不知頭腦，與晚夫商量道：「我身上無事，如何縣間來拿我？他票上有『劉家』二字，莫非有人唆哄小業種告了狀麼？」及問差人討票看，竟不知原告是那個，卻是沒處躲閃，只得隨著差人到衙門裡來。幸德雖然跟著同去，票上無名，不好見官，只帶得房氏當面。

知縣見了房氏，問道：「你是劉念嗣的原妻麼？」房氏道：「當先在劉家，而今的丈夫，叫做幸德。」知縣道：「誰問你後夫！你只說前夫劉念嗣身死，他的家事怎麼樣了？」房氏道：「原沒什麼大家事，死後兒子小，養小婦人不活，只得改嫁了。」知縣道：「你丈夫托夢於我，說你捲擄家私，嫁了後夫。他有許多東西在你手裡，我一一記得的，你可實招來。」房氏心中不信，賴道：「委實一些沒有。」

知縣叫把拶來拶了，房氏忍著痛還說沒有。知縣道：「我且逐件問你，你丈夫說，有錢若干，粟若干，布若干在你家，可有麼？」房氏道：「沒有。」知縣道：「田在某鄉，屋在某里，可有麼？」房氏道：「沒有。」知縣道：「你丈夫說，錢物細帳，在減粧匣內，匙鑰在你身邊。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，放於床頂上。如此明白的，你還要賴？」房氏起初見說著數目，已自心慌，還勉強只說沒有，今見如此說出海底眼來，心中驚駭道：「是丈夫夢中告訴明白的！」便就遮飾不出了，只得叩頭道：「誰想老爺知得如此備細，委實件件真有的。」

知縣就喚鬆了拶，登時押去，取了那減粧匣與紫漆箱來，當堂開看，與直生所寫的無一不對。又問道：「還有白銀五百兩寄在親眷賴某家，可有的麼？」房氏道：「也是有的，只為賴家欺小婦人是偷寄的東西，已後去取，推三阻四，不肯拿出來還了。」知縣道：「這個我自有的。」當下點一個差役，押了那婦人去尋他劉家兒子同來回話。又分付請直秀才講來，知縣對直生道：「多被下官問將出來了，與先生所寫一一皆同，可見鬼之有靈矣。今已押此婦尋他兒子去了，先生也去，大家一尋，若見了，同到此間，當面退給家財與他，也完先生一場為友的事。」直生謝道：「此乃小生分內事，就當出去找尋他來。」直生去了。

知縣叫牢內取出一名盜犯來，密密分付道：「我帶你到一家去，你只說劫來銀兩，多寄在這家裡的。只這等說，我寬你幾夜鎖押，賞你一頓點心。」賊犯道：「這家姓甚麼？」知縣道：「姓賴。」賊犯道：「姓得好！好歹賴他家娘罷了。」知縣立時帶了許多緝捕員役，押鎖了這盜犯，一逕抬到這賴家來。

賴家是個民戶，忽然知縣相公抬進門來，先已慌做一團。只見眾人役簇擁知縣中間坐了，叫賴某過來，賴某戰兢兢的跪倒。知縣道：「你良民不要做，卻窩頓盜賊麼？」賴某道：「小人頗知禮法，極守本分的，怎敢幹此非為之事？」知縣指著盜犯道：「見有這賊招出姓名，說有現銀千兩，寄在你家，怎麼賴得？」賴某正要認看何人如此誣他，那盜犯受過分付，口裡便喊道：「是有許多銀兩藏在他家的。」賴某慌了道：「小人不曾認得這個人的，怎麼誣得小人？」知縣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左右動手前後搜著！賴某也自去做眼，不許乘機搶匿物事！」

那一干如狼似虎的人，得了口氣，打進房來，只除地皮不翻轉，把箱籠多搬到官面前來。內中一箱沉重，知縣叫打開來看。賴某曉得有銀子在裡頭的，著了急，就喊道：「此是親眷所寄。」知縣道：「也要開看。」打將開來，果然滿箱白物，約有四五百兩。知縣道：「這個明是盜賊了。」盜犯也趁口喊道：「這正是我劫來的東西。」賴某道：「此非小人所有，乃是親眷人家寡婦房氏之物。他起身再醺，權寄在此，豈是盜賊？」知縣道：「信你不得，你寫個口詞到縣驗看！」賴某當下寫了個某人寄頓銀兩數目明白，押了個字，隨著到縣間來。

卻好房氏押出來，尋著了兒子，直生也撞見了，一同進縣裡回話。知縣叫賴某過來道：「你方才說銀兩不是盜賊，是房氏寄的麼？」賴某道：「是。」知縣道：「寄主今在此，可還了他，果然盜情與你無干，趕出去罷。」賴某見了房氏，對口無言，只好直看。用了許多欺心，卻被賺了出來，又吃了一個虛驚，沒興自去了。

知縣喚過劉家兒子來看了，對直生道：「如此孩子，正好提攜。而今帳目文券俱已見在，只須去交點明白，追出銀兩也給與他去，這已後多是先生之事了。」直生道：「大人神明，奸欺莫遁。亡友有知，九泉啣感。此子成立之事，是亡友幽冥見托，既仗大人申理，若小生有始無終，不但人非，難堪鬼責。」知縣道：「先生誠感幽冥，故貴友猶相托。今鬼語無一不真，亡者之靈與生者之誼，可畏可敬。豈知此一場鬼怪之事，卻勘出此案來，真奇聞也！」

當下就押房氏與兒子出來，照帳目交收了物事，將文契查了田房，一一踏實僉管了，多是直生與他經理。一個乞丐小廝，遂成富室之子。固是直生不負所托，也全虧得這一夜鬼話。

彼時晚夫幸德見房氏說是前夫托夢與知縣相公，故知得這等明白，心中先有些害怕，夫妻二人怎敢違拗一些？後來曉得鬼來，活現了一夜，托與直秀才的，一發打了好些寒噤。略略有些頭疼腦熱，就生疑惑。後來破費了些錢鈔，薦度了幾番，方得放心。可見人雖已死，鬼不可輕負也。有詩為證：

何緣世上多神鬼？只為人心有不平。

若使光明如白日，縱然有鬼也無靈。